



明春依旧暖

□作者:王 优

六点多,走出小区,大雾弥漫。对面的副食店店门大开,灯光明亮,店主正在做健身操。他把手机放在货架上,眼睛盯着视频,伸臂,踢腿,跳跃,一招一式,极有节奏且动感十足。深红色毛衣,黑色运动裤,没被赘肉占领的腰身,自带清爽和轻盈。音乐声很小,店主却跳得热气腾腾,仿佛自己不是身处店内而是站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

瞬间觉得寒气没那么逼人了,不由得也伸长了脖子,挺直了腰板,路路地走着。

街道上极静,香樟,小叶榕,银杏,全都浸在牛乳里,一声不响。路灯睡眼惺忪,朦朦胧胧的光一路暖过去,若抽象派漫不经心地涂抹。一个环卫工从浓雾中走来,提着扫帚撮箕,仔仔细细查看有无遗漏的纸屑果皮。“穿这么少不冷吗,大爷?”“嘿!汗水都扫出来了,做着事的哪里冷?”他说四点就出来了,街道早已打扫完毕,再检查一遍就可以收工了,言语之中,是按时完成工作的轻松与满足。

倾之,出租车和摩托车多起来,前灯尾灯都亮着,这些城市的骑手与侠客,目光炯炯,在浓雾里呼

呼来去。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男孩的声音响起,清脆响亮,字正腔圆。抬头望,只有五楼上一个窗口亮着灯。孩子反复诵读,三遍之后,窗口传出来的是“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一眼望过去,茫茫雾中,大道两旁,橘黄的灯光绵延迤迳,恍然有了千帐灯的寂寥远廓之意。马上期末考试了,谁不想试卷上有个灿烂辉煌的分呢,特别是小学生,那是欢乐的源泉,骄傲的理由,理直气壮领取红包的筹码。早早起,朗朗读,牢牢记,冷算得了什么,分数才是硬道理。考试之后,就放假啦,欢腾的腊月等待着,喜庆的年等待着,烟花爆竹等待着,早起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公交车遥遥而来。车上坐满了学生,还有两个陪孙子上课的婆婆。相同的路线,相同的时间,几乎相同的人,重复的故事一上上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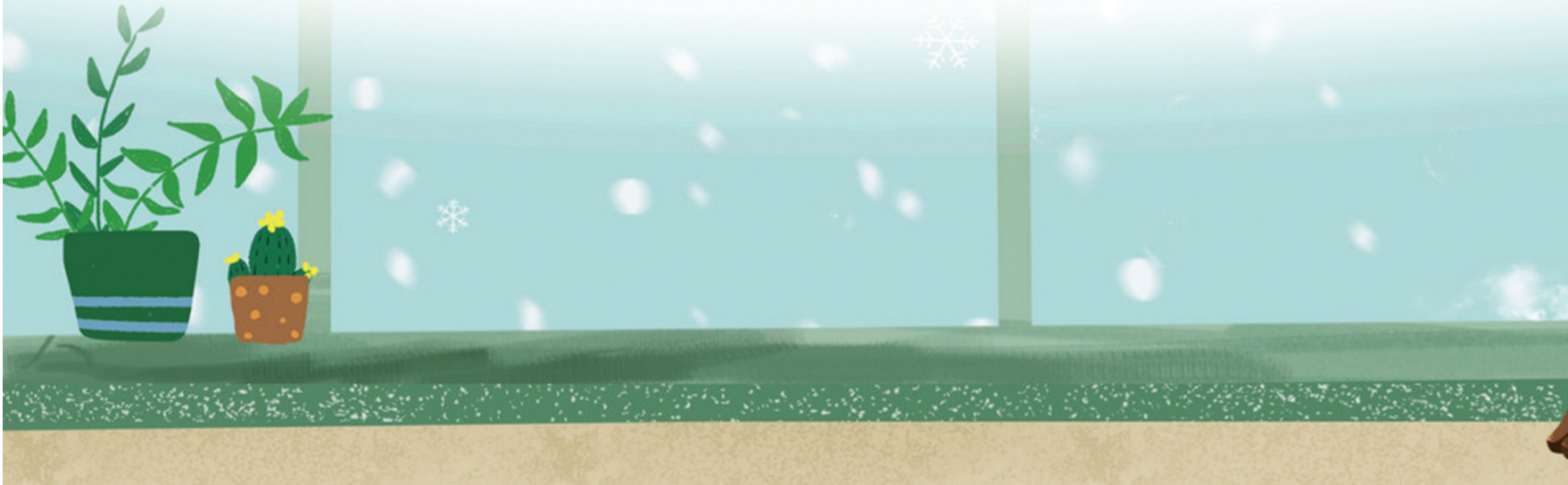
午后,大雾散尽,灿烂的阳光泼洒下来,一下子有了春天的气息。每于寒尽觉春生,我们已经迎来今年最后一个节气:大寒。接下来冬天隐退,春天就要隆重出场了。

穿着羽绒服走在阳光下,背上暖烘烘的,全然没有

了清晨的寒气扑面。不由得拉开拉链,敞开衣服,还是觉得热,尔后脱下羽绒服接着走。跑步的女子一晃而过,脸蛋红扑扑的,马尾甩来甩去,一件运动服绑在腰上,身上仅一件紫色打底衫,后背已经汗湿。仿佛只要一直跑一直跑,就能跑过荒凉,跑进春天,跑出生命的蓬勃与绚烂。

满坡的五节芒,苍黄而潦草。竭力举起来的细长的苇子,早已不是灵狐的长尾,而是被弃置的枯笔,扫秃了的扫帚。岸边垂柳,枯黄的叶子已经凋零殆尽,只剩下一些沉默的线条,再无春日里的婀娜多姿,仪态万方。这个冬天,无处不在的风霜,让万物经历了同等的淬炼。不用担心,生命的每一种形态,自有其深意,自是一种无言的启迪。无尽的循环之中,季节的交替演绎出岁月的悠长,人世的浩荡,生命的生生不息。比如眼前的五节芒,春雨一洒,细长的剑叶长出来,整个坡上又会碧波荡漾。比如眼前的衰柳,春风一吹,这些冷硬的线条,慢慢柔软,远去的绿将从四面八方聚过来,沿着枝条一点点攀爬,蔓延,柳眼初开,柳眉初展,揉揉春如线。

大寒之后,今冬不再寒,明春依旧暖。严冬里的最后一程路,走得更从容些吧。



姥姥的“春节菜谱”

□作者:莱 白

厨房对于姥姥就像帽子之于魔术师,魔术师轻一挥帽子便能变出鸽子、兔子等,而每一样食材,只要经过姥姥在厨房里兜兜转转、挥舞几下勺子就变得香气四溢、油光水滑,在年夜饭的餐桌上惊艳我们思乡的胃。

她熬的皮冻晶莹剔透,卤的猪蹄色泽油亮,软烂咸香。每当大家夸她的手艺越来越好,姥姥深邃的眼窝便兜满笑意,脸上的皱纹像湖面上的涟漪被春风吹漾开来,脸上泛着红晕。不过,令我不解的是,姥姥会变换花样做很多菜品,但年夜饭的菜式总是相对固定,比如荤菜一定会有松鼠鱼、红烧肉、小鸡炖蘑菇,素菜定要有麻婆豆腐,饺子定会包两种馅的,一样酸菜的,一样韭菜鸡蛋馅的。我猜姥姥有一本“春节菜谱”,里面记载着过节的传统规矩,比如,要有鱼,代表“年年有余”,要有豆腐,寓意“有福”等。

去年春节,姥姥照例做了很多菜,大家吃不完又怕姥姥辛苦,便商议每人提出减一道菜,没有反对意见就

算通过。母亲提议,把肉菜减一减,尤其过年从除夕到大年初二顿顿都备着肉菜,太油腻了。姥姥却说:“你不知道爱吃肉的人怎么吃都不腻,没肉都吃不下饭呢!”姥姥的眼光瞟向无肉不欢的表妹。我建议饺子包一种馅即可,拌两种馅既费时又费力。姥姥接过话茬:“你小舅不爱吃酸菜馅的,从小就不吃。”我恍然大悟,原来桌上的每道菜都是姥姥依据每个人的口味“量身定制”的,这才是年夜饭的秘密。而姥姥自己爱吃什么,我却不得而知。她总是最后一个上桌,没吃几口就放下手中的筷子,只是笑着陶醉地看着我们大块朵颐,像是欣赏一件她刚完成的得意之作。见母亲碗里的汤浅了,姥姥忙告诉母亲:“锅里还有呢”,言罢就起身去盛汤,谁的动作也不如姥姥快,这时的姥姥仿佛带着一股孩子气,欢喜家里热闹,一时也停不下来,忙着给我们夹菜添饭,兴奋而又满足。

那之后不久,姥姥生病住进了医院。担心她吃不惯医院的订餐和外卖,我们轮番给她送饭。回到家,我

家味

见父亲正在包猪肉馅馄饨,赶忙制止道:“爸,姥姥爱吃素。您怎么包肉馅馄饨呢?”

“你信爸爸的,你姥姥爱吃的是肉!”老爸满怀信心地朝我眨眨眼。我很不服气地表示从小到大没见过姥姥吃肉。

“因为你妈爱吃素,你姥姥每顿饭才随着吃素的。”父亲起身准备把馄饨下锅煮。

我回想着父亲的话,回忆一帧帧地在脑海里闪回:姥姥把我吃剩的鲫鱼放回锅中小火咕嘟,咂摸着鱼刺上的鱼渣,说鱼的滋味都在回锅的汤汁里;姥姥为我盛出热气腾腾的米饭,自己把冷冰冰的剩饭泡水吃,说夏天吃捞饭才舒服……

姥姥总是把自己的喜好掩藏,把最好的留给我们。她把自己藏进庖厨烟火气里,藏在爱意满满的人间至味里,藏在我们忙碌人生的边缘里,等着我们从光阴的缝隙里陪她吃一顿团圆饭,但她藏不住的,是对我们无穷无尽的爱。

和妈妈一起“挑灯夜读”



□作者:朱 凌

进入高二那年,随着学业压力越来越大,我的心里莫名其妙地焦躁不安,无端大发脾气。厌学情绪也随之越来越严重,本来成绩尚可的我一落千丈。于是,我一心只想停学,全然不顾老师和爸妈苦口婆心地劝导。万般无奈之下,妈妈与老师商量,尝试着把我从学校寄宿转为走读。

走读的当晚,爸妈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一家三口一起高高兴兴地吃过晚饭后,爸爸在我的书房里添了一张桌子,妈妈郑重其事地说:“你哥哥在新疆当兵,每次写信回家,我一个字都看不懂,要你父亲念给我听,总感觉没有自己读亲切,少了点什么味道。从今天开始,你教我识字,到时我好读你哥的信,回你哥的信。”

听到妈妈这么一说,我笑得从凳子上滚了下来,从来没过过学堂门的妈妈扁担长的“一”字都不认识,拼音字母都搞不清楚,人到中年,异想天开读书识字,不是天方夜谭是什么?

拗不过妈妈的蛮横劲,头天晚上,我教妈妈“a、o、e”三个字母。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妈妈却学得有板有眼,写得中规中矩,一点都不含糊,专注地一遍遍默读两三个小时后,妈妈才勉为其难地记住了这三个字母。

以后的每天夜晚,不管炎天酷暑,还是数九寒冬,我和妈妈总是同在一间书房,坐在各自的桌子旁,我首先告诉妈妈读写三五个字后,再专心致志做自己的功课。妈妈总是那么安静地写、默默地读,生怕发出任何声音吵到我,她沉醉其中的程度,完全可以用不能自拔来形容。休息的间隙,我们便促膝谈

心。我把学校里发生的事情,自己遇到的开心和不开心,学业成绩的好与坏,甚至心中的小秘密都一股脑儿说给妈妈听,妈妈总是耐心倾听,心平气和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而妈妈也把过去外公家里如何穷,没钱供妈妈读书,而妈妈总是悄悄蹲在学堂门口,久久不肯离去,心中多渴望能上学等等说给我听,让我心中倍觉现在的孩子们是多么的幸福,有爸爸、妈妈悉心呵护,一心只要好好念书。

而每晚中途休息,总能得到妈妈在厨房忙乎一阵后的“犒赏”。那个时候物资虽然不丰富,但爸妈总是变着法子为我准备“夜宵”。一碗没有糖的白米粥,一碗没有配料的光头面,一碗浓醇的红薯汤,偶尔能吃到一两个鸡蛋,那便是高配了。这些带着浓浓乡愁的绝味美食至今仍冲击着我的味蕾,回想起来,仍然唇齿留香,余味无穷。

这样日复一日,哥哥的来信,妈妈从读懂几个字到十几个,再到几十个,后来竟然能把哥哥的信读懂了。这年年底,妈妈居然工工整整地给哥哥写了一封足有一百来字的回信,但足足写了两三个晚上。

有了妈妈一路的陪伴和鼓励,我学得越来越认真了,成绩也越来越好,高三毕业,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大学。多年以后,我才幡然醒悟,妈妈哪里是想要和哥哥通信读书识字,分明是在挽救即将深陷泥潭的我呀!

三年前一个多雨的冬夜,妈妈安详地溘然长逝,而曾经那么多个夜深人静时和妈妈挑灯夜读的场景,爸妈为我准备宵夜的锅碗叮当声,促膝谈心时循循善诱的话语却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雪中
白素菊摄

一炉柴火暖余生

□作者:刘 瑜

天气愈冷,朋友圈兴起一股围炉煮茶的热潮,氛围感十足,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温暖。不由想起儿时的冬天,与家人围坐在火塘边烤火的时光。

在祖父的老屋里,厨房一角挖了一口长方形的火塘,火塘靠墙的位置用砖头砌了一个小台子,台面上放着火钳、火柴等烧火用具。

那时的冬天非常漫长,火塘里灰白色的草木灰和火塘边被烟熏得黑漆漆的墙壁成了祖父教我认字的白板和黑板。年幼的我喜欢挤在祖父的怀里。他一手护着我,另一只手拿着火钳,将火塘边熄灭的草木灰抹平,然后再竖起火钳当硬笔,在平坦的草木灰上轻轻地写字,“人、天、日……”祖父一笔一画地写着,耐心教我识字。有时,他索性从柴堆里掰断一小节树枝,然后拉着我的手,靠在墙根,在黑黝黝的墙壁上写起字来。犹记得,祖父一边用树枝在墙上划着“刘”字的笔画,一边教我大写的“刘”字是由“金卯刀”组成。

除了识字,火塘里噼里啪啦的烧柴声也给我留下了无穷的回忆。赶上烧竹子,火塘里会偶尔发出“砰”的爆裂声,吓得我直往祖父怀里钻。祖父笑呵呵地抱着我,叫我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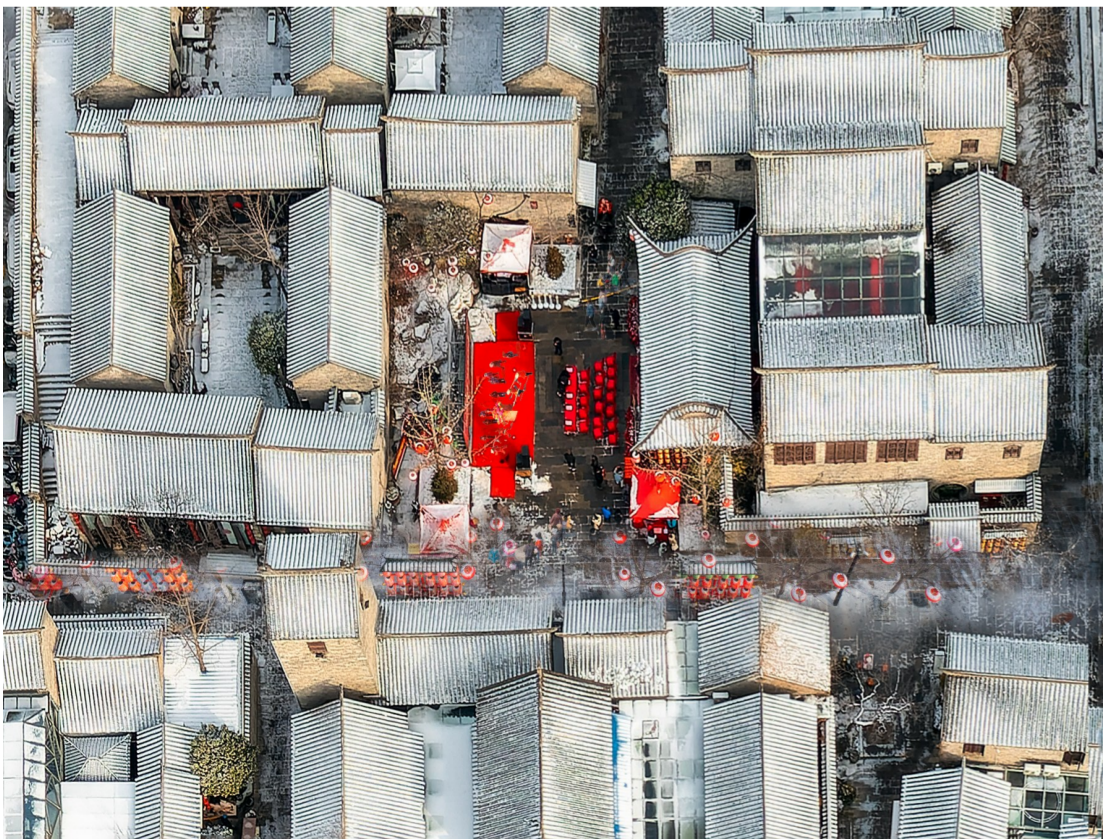
怕。他告诉我这就是“爆竹”的由来,顺便还给我讲起神话故事,从此,我知道了除夕的传说,它源于人们用爆竹吓跑“夕”这头怪兽。有时,火苗会发出嗤嗤的声音,祖父便自言自语道:“火笑有客来。”我不禁欣喜,原来火也是会笑的。看着手舞足蹈的火苗,我期待着家里来客人而变得更热闹。

孩提的我根本不在火塘边坐不住,没烤多久就跑到外面疯玩去了,玩得手脚冰冷,又赶忙跑回火塘烤一烤。站在烧得旺盛的火塘前,我一边烤手,一边转着圈。这时祖父总会笑话我:“小孩子烤屁股是要下雪的!”我转着眼珠,不明所以。祖父又笑呵呵地说:“小孩子体内有三把火,如果你都冷到要烤屁股,那天气肯定冷得要下雪了!”听了祖父的话,我更是背对着火塘站住了,恨不得多烤烤屁股,毕竟我是多么希望冬天可以一直下大雪呀!

上学后,我时常搬来小方凳当桌子,映着红红的火光,坐在火塘前写作业。祖父坐在火塘的一角,时不时往火塘里添柴,当大火将长长的木柴啃断,祖父就会用火钳将断成两截的木柴夹拢,架在一起,将一节节木柴搭成像金字塔一样的小尖顶。架好柴火

后,祖父便将火钳伸到“金字塔”下方,往外扒拉柴灰,他一边扒灰,一边慢悠悠地说:“火要空心,人要实心。”少时的我不太懂这句话的含义。祖父笑咪咪地解释:“只有把木柴下面掏空了,空气才能进去,火才能烧得旺。但做人却要有一颗实心,为人诚实,做事踏实,这样才能在世上立身。”

如今,祖父的话语犹在耳畔回响,他慈爱的笑容仍在火光里闪耀。那一炉炉炽烈的柴火,曾深深地温暖过我,也将继续温暖着我的生命。



老屋有喜 张成林摄